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

## 第十四回 少林寺門徒下山 錦綸堂行家公稟

詩曰：父仇不報非人子，友誼何深勝兄弟。  
事到漸驕機漸險，貪財有客送殘生。

前集已說聖天子往姑蘇遊玩。再說福建少林寺住持至善禪師，與門徒在寺裡教習拳棒，忽然胡惠乾稟道：「弟子欲拜別師父回廣東，一來祭掃先人墳墓，二則復機房殺父冤仇，望師父哀憐俯允。」至善樣師聽了胡惠乾跪稟之言，用手扶起說道：「賢徒，你急於為父伸冤，想回廣東，可見孝心，此事不難，亦無不允，只是本寺向來規矩，所有人門學藝各徒，均要工夫□足，學滿□年，打得過這一百零八度，方准放行。始不辱我少林寺傳授聲名。你今工夫只得七成，年分不足，出去萬一被人打傷，不但枉送性命，且本寺聲名亦有礙。」惠乾聽師父之言說道：「弟子今日比較看能打得出色？」至善允諾。

惠乾手提鐵棍，排開勢子，一步搶進木人巷中，豈知這地下接連，暗設機關，一經發動，第一度木人就是一鐵棍打來，惠乾極力架過。進第二度，第二木人又用大刀劈來，惠乾按著拳法，預先招架，不被其打，若一疏忽，就被他打得筋斷骨折，盡生平所練之工夫，極力抵敵，到第三□六度本人，被其打倒，大叫：「師父救命！」至善和尚急命各徒弟，將木人下面總機關扣住，進去救起惠乾，負至法堂。眾師兄弟一看，已經打得頭崩額裂，鮮血淋漓，幸他著傷之後，隨即睡在地上，木人腳下機關定住，所以未傷筋骨，尚不致命。各人見了說道：「果然厲害！」至善即吩咐將惠乾抬放藥缸內，以藥水浸透受傷筋骨，一面用好藥酒，沖服續筋還魂丹，立刻止痛，洗淨傷口血污，敷上神妙生肌散，用布包好，未及一時，腫散疼消，行動照常。各徒齊稱：「師父妙藥，天下無雙。」惠乾上前，跪謝師父醫治之恩。老禪師隨即善言安慰道：「賢徒只宜在此耐性苦練滿年，待工夫精熟，自然准汝回家報仇，不必性急，輕舉妄動。」惠乾無奈，只得答應道：「謹遵師命。」各散安歇。

惠乾到牀上睡下，心裡□分難過，想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不共戴天之仇，兼且被人欺倒，豈可遠避他方？貪生怕死，不以父冤為重，豈是人類？倘若青春不再，白髮將來，即學到老，諒難打過這一百零八度木人木馬，怎能有報仇之日？」意欲私逃回廣，奈寺中向有規條，學技各人住房，上蓋有大鐵籠子，四處牆壁堅固非常，插翅也難飛過。除設木人之外，另有本寺僧人把守，非奉師命，不許擅自出外閒遊，一來恐鬧禍生事，二則有防工夫未曾學全，倘出外失手，被人欺笑，辱沒山門。這些都是初入門時，即行當面訂明，願意方肯收留，傳授武藝，所以少林拳棒，天下聞名。今惠乾思想無計可施，偶然想到寺中溜渠寬大，直達牆外，何不帶了川資包裹，逃走外出，奔回家中再作道理。一時想通脫身之計，滿心歡喜，調養數日，傷痕平復。

是晚三更時分，師父等各皆熟睡，遂帶川資包裹，暗至渠中，扭破鐵網，越出牆外，趕到城邊，天亮出了泉州省城，搭船循海回廣。次早至善起身，各徒請安畢，單不見胡惠乾，各處搜尋，知弄破鐵網，從溝渠逃走。老禪師□分煩惱，長歎一聲，罵道：「畜生不聽師言，此去性命難保，枉費我數年教授心機，可借為父報仇孝心。」各徒闖言，再三寬慰道：「他既不遵師訓，師尊不必念他，由他自作自受。」至善平日最愛惠乾，所學工夫，比別人用心，情同父子，今日見他逃走，無可奈何。

且說胡惠乾搭赴廣海船到潮州府，由潮州搭汕頭鹽船，始到省城。來到西禪寺，探聽三德和尚及洪熙官、童千斤各位師兄弟，就在寺中住下，不提私逃。各人問候至善老師及各師兄弟安好，備酒筵與胡惠乾接風，歡呼暢飲，席中談論在少林寺所學工夫，與木人木馬較工夫，眾師兄弟直飲至夜而散。次日惠乾對眾人說明要專打機房之人，以報父仇。各師兄弟素知前事，為他久抱不平，且少年好勝者居多，略有一二老成，恐怕鬧事，力為勸阻不住。惠乾即往燈籠鋪，定做西禪寺門頭外頂大燈籠一對，要點得四兩牛燭者方合，其餘手執小燈籠數□盞。附近燈籠鋪因怕機房各不肯接，後來到遠處定做，到晚點懸寺外，旁邊點小燈籠數□盞，照耀□分光亮，通寫紅黑「新會胡惠乾專打機房」幾個大字。

此時各機房中人，見此氣憤，傳鑼齊集數□餘人，各到外館，起齊傢伙，擁來寺外，意欲先打爛燈籠，後打入寺，找和尚做對。不料惠乾先派各兄弟守著燈籠，自己提著鐵棍，專等大門，一見各機房人擁擠鼓噪，齊拿軍械擁進寺來，將身一縱，跳出頭門，大叫：「胡惠乾在此，機房中人快來納命。」眾機房人不由分說，一擁上前亂打。胡惠乾宿恨已深，咬牙切齒，手中這條鐵棍，猶如蛟龍戲水，猛虎離山。

機房中人，哪裡是他對手？打得落花流水，血肉齊飛。所有平日自稱教師、恃勇上前者，共計打死□三人，傷者不計其數。餘眾奔逃，走個於淨，惠乾得勝入寺，次日機房中人通行稟報南海縣主周太爺，求其到場相驗，捉拿兇手，以正國法。稟曰：

錦綸堂東西家行司事陳德書等，稟為逞凶不法，殺死機房□三人命，傷者數□人，乞恩追辦，以伸抑冤，而正國法事。竊身等向業湖絲，織造渡日，安分營生，歷來守法。禍因惡棍胡惠乾、賊僧三德和尚、洪熙官、童千斤等，膽敢昨晚在西禪寺頭門外，高掛大小燈籠數□個，上寫「新會胡惠乾專打機房。」敝行集眾與論，不料首惡胡惠乾，手提鐵棍，打傷行友多名，情實難甘，逼得泣叩大老爺，蒞驗究辦伸冤，感激憲恩，公侯萬代。謹告南海縣主周鴻賓太爺。

看完狀詞，吃了一驚，清平世界，膽敢行兇，實無王法。急忙出簽差人捉拿胡惠乾等到案，一面打道向西禪寺來，排開公堂，傳集兇手，當場將各屍身相驗，注明屍格，又受傷人等，分別輕重，一同附卷存案。即打道回衙，飭將各屍收殮埋葬，立即審問胡惠乾起事緣由。惠乾哭訴當日父親被機房中人推跌因傷致命，後自己被打重傷，幸遇方世玉救脫，引見至善樣師，帶回少林寺，苦練武藝。今日為父報仇，只求太爺明鑒，小人死而無恨。周縣主見他供詞，他今挺身投到，並不懼罪逃走，且看他相貌不凡，況本縣到任以來，風聞機房惡少，恃強凌弱，曾見西關居民鋪戶，被該行家恃眾橫行，此事諒必非虛，隨開言道：「這事若果真實，你倒是一個孝子，本縣當通詳備完，為汝開脫罪名。他們打死你父，有憑據否？」惠乾稟道：「小店開設多年，父親受傷致死，街坊共見，求太爺訪察，無有不知。如有虛言，將小人碎屍萬段，曾受無辭。」周縣主隨即退堂，首犯收監，三德和尚、洪熙官、童千斤等，暫回寺內，聽候察核明白再通詳大憲定奪。

過了兩天，縣主易服私行，從前胡惠乾開店之處，與人閒談，佯以胡惠乾為癡狂。該店鄰舍，不識縣主，代抱不平道：「不識其事者，自然以為他癡狂，知其事者，還要稱他做孝子。」周縣主聞言，連忙根究其故，這人道：「你這老先生是外路人，我不妨直對你說，否則多言惹禍。此事已有數年，只因錦綸堂行人眾財多，又最義氣，一鬧出事，通行使錢，出力幫助，東家行事，有身家者居多，平素安分。若這西家行，都係手作單身漢子，□居七八，爭強鬥勝，惹禍踴躍，一經有事，東家亦不敢阻止，反要隨口附和，以博眾伙歡心，若不如此，即上會館，知照通行不接這字號生意。故此每有因小事，議罰東主炮竹，通行擺酒，賠不是者，以為常事，此是該行東弱西強的向例。胡惠乾之父，曾在本坊開設酒米雜貨店多年，其時被機房中人打傷，回鄉後身死，後胡惠乾到衙投訴，稱言為父伸冤，結下嫌冤，幾乎被打喪命，幸遇西禪寺武館中人救去，數年以來，未聞音訊。」又將近日強橫，伊自己受欺忍之事，詳細說得清楚。縣主仍恐未實，又在附近確詢，果然情真，返回衙中，心中大怒，原來該行橫行霸道，立即據實通稟各大憲，奉批將案註銷；胡惠乾釋放，當堂誠以：「此後不許再行滋事，本縣念汝孝行，從寬發落，務宜安分營生，若再生事，定行重辦。」即出示分貼機房一帶，及西禪寺前，以禁械鬥滋事。告示云：

特授南海縣正堂，加一級，紀錄五次，為曉諭事，照得除暴安良，為民除害，本縣一秉至公，頹風力挽，你等恃強眾逞凶，積冤當除，案據織造湖絲行錦綸堂司事陳德書等，稟稱胡惠乾不法逞凶，打死行友一□三命，損傷數□人，發即驗明附案，該兇手自行投到，供稱機房恃眾凌逼，父仇未雪，身屢重傷，毆辱不堪，情急拼命鬥殺，為父報仇，祈求公斷。案關出入，只得詳加訪察，前情屬實，因錦綸堂以眾凌寡，既死其父，復絕其子，孽由自作，夫復何辭？除將此案通詳註銷，姑念無知，兩免究辦，你錦綸堂務宜恪守訓示，痛改前非，各安生理，自示之後，仍敢故前轍，倚勢橫行，一經告發，或被訪聞，定即從重治罪，勿謂本縣

不教而誅也，凜之遵之，無違特示。

當下機房眾友，見了這張告示，自知理虧，兼畏胡惠乾凶勇，各人放心，各做生意，並不生事，豈料胡惠乾自不知足，他見打死許多人命，官府不加究辦，更加凶橫無忌，每日在街上閒行，身藏鐵尺，撞見機房中人，平空就打，傷者不少。每晚與武館中那些不安分的師兄弟，暗藏軍器，專打機房，常站在帶河基，晚景圖，龍津橋，金沙灘，青紫坊一帶，見機房中人，無不被其打傷，雖不致命必斷手足，頭破額裂，方才住手，任意胡為。所以後來大憲訪聞，將他立正典刑，皆因自取。

是時錦綸堂東西兩行人中，受傷甚重，被辱不堪，只得閉了店門，通行罷市，齊集會館，西家師爺陳德書，東家師爺李桂芳、白安福即吩咐傳簽，請本行各店舖，機房東西主伙眾人，一同商議道：「本行昔日各友生事，閣下禍根，拖累通行，現為縣太爺訪聞示責，不准為傷亡各行友伸雪冤仇。事出萬不得已，推求其故，本屬理虧，且無人敵得胡惠乾拳腳工夫，權且忍耐，眾行友此後切勿生事，各友忍氣吞聲，各做生意。怎料胡惠乾情勢強橫，尋隙架禍，連接幾晚，又打傷我行友數人，此事告官，斷然不准，如此日夜不能安身，其勢已迫，為今之計，當設何法以濟目前。自古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，大家有主意，只管請議。」

眾人見各東家一齊議論，其中就有闖過禍的，自悔當初不該行兇，惹是招非，結下冤仇，至有今日。亦有安分老誠之輩，暗中惱恨諸人平日任性橫行，弄出事來，今日拖累通行，遭此慘報，彼此相視，並無一人答應。各東家見各人這般景象，諒無長策，遂歎道：「被人欺到這般，通行卻不做生意，也要爭氣，難道就是如此罷了，然我們肯罷，恐賊子反不肯饒我們安靜。」白安福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只有不惜錢財，訪請一個精於拳棒好漢到來，將這狗頭打死，以泄這口惡氣，除去本行之害。」

眾人齊道：「此計極妙，不知何處有武藝高強之人，若是本領平常，徒然訂費心機，不能爭氣。」白安福道：「聞得武當山老道士馮道德門下第三徒弟，姓牛名化蛟，現在西炮臺，開設武館，教習拳棒。若能請到他來，何愁胡惠乾賊種不滅乎？若不加重厚禮，以結其心，恐他不肯下毒手，取胡惠乾狗命。」眾行友大喜，忙即湊備花紅銀三千兩，著白安福立即往西炮臺武館，請牛化蛟教師到來，除滅胡惠乾。

白安福奉了眾人之命，來到西炮臺武館中，見了牛化蛟，彼此禮畢，門人奉上香茶，道了姓名，就將來意詳細說明，牛化蛟聽罷，答道：「既承不棄，邀打胡惠乾為各位出氣，無不應允，若要傷他性命，清平世界，如何使得？斷難應承。」白安福見他推卻，遂在衣袖中取出三千兩花紅銀單奉上，說道：「師父只管放心，傷了他命，縱有天大事情，有敝業擔當，決與老師無涉，如果不信，就在會館當眾將花紅單注寫明白，為日後憑據如何？」牛化蛟本不敢應承，見聘金三千兩之多，已經心動，又聽得對眾立明憑據，不干自己，即滿口答應道：「你便放心，包管取他性命。」白安福大喜，連忙僱轎請牛化蛟坐了，自己也坐了轎，一同回錦綸堂會館而來，牛化蛟手下一班徒弟，除留二人看館外，其餘四人，隨伴回來，以觀動靜。行來已見錦綸堂會館門首，白安福急忙下轎先進。

是日該業因罷市，未曾開工，東西兩行人集議之後，仍聚館內，見請了教師回來，各人喜悅出迎，大開會館中門，分恭敬。牛化蛟下轎，與眾人拱手讓進客座，各行長及東西家師爺，彼此禮畢，分賓主坐下，帶來徒弟四位，皆坐師父之旁，下人恭敬茶煙，各通姓名，行長拎着何世謙拱手道：「素仰老師威名，如雷貫耳，今得光臨相助，實乃眾人不勝之幸。望老師俯念敝業傷亡各友死得無辜，我等眾人屢遭羞辱強橫之苦，大展威勇，結果胡惠乾狗命，我等通行感恩不淺。生者既保全工藝，不至失業流離，死者得伸雪冤枉，免得冤沉海底。」牛化蛟忙拱手答道：「某人一介武夫，知識庸愚，謬承過獎，兼承厚禮，實深慚愧，然平生最肯鋤強扶弱，若將他結果，只是人命關天，非同兒戲，列位還須仔細考慮。」陳德書說道：「老師放心，今日當眾立明合同，倘若胡惠乾死後官司追究，由敝業擔當，不干師父之事。」牛化蛟道：「小弟依命而行，包管取他狗命，以泄列位之恨。」

二位師爺即就寫明合同，送與牛化蛟收執為據，大排筵席，款留他師徒五人飲酒，細將起初情由，查問清楚。拍案怒道：「就是父仇當報，須將害他父親的幾人致之死地，怎行連累通行，難道殺絕一行以報父仇，有是理乎？這胡惠乾與我無仇，如此橫行，定然饒他不得。約定明日標貼長紅，約胡惠乾三日後在醫靈廟擂臺比武，免卻在街上誤傷行路之人。」各說：「有理！」是晚牛化蛟師徒在會館安歇。

且說西禪寺住持三德和尚及洪熙官乃是老誠之輩，再三勸胡惠乾不可過於滋事，不聽，只得寫信告知師父。胡惠乾聞言吃了一驚道：「二位師兄萬不可寫，我從今日起，機房中人，我也不亂打他們。」三德和尚大喜道：「你在這裡生事，連累為兄弟的，出家人聲名不好聽，前日打死眾人，若非縣主明鑒，你性命難逃，幸你一點孝心，化險為夷，若再有人命闖出來，縣太爺肯輕饒你嗎？我二人勸你，凡事知足不辱。」胡惠乾答道：「謹依師兄教訓。」次早起來，卻見寺外照壁貼著長紅，寫道：

啟者，我織造行錦綸堂，與胡惠乾有隙，屢被欺凌，傷死多人，冤無可訴，現請化蛟教師三日後在醫靈廟水月臺上，當場比武，以臺上者勝，臺下者輸。生死不追，各安天命。胡惠乾如有本領，至期赴臺相鬥，以定雌雄，若貪生怕死，不敢前來，非好漢也。錦綸堂通行預啟。

胡惠乾見此長紅，勃然大怒，他來尋我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以消此氣。暗藏利刃，闖進一帶機房，將現織機頭攔中截斷，各人不敢與他交手。及到請牛化蛟來趕，胡惠乾已經截完，回寺去了。牛化蛟即分派帶來四名徒弟，李雄、馬勇、張威、侯孟各領機房中精壯有力打手人，暗藏軍器，在附近各街嚴加守護，防其再來，自己約定眾人，一聞鑼聲，即行殺敵，命各人將醫靈廟水月臺打掃乾淨，在臺板上鋪設氈毯，檯面高掛彩綢，將長紅貼在前臺正中，用紅彩綢架裱著黑烏絨，橫書「仗義爭雄」四個大字。兩旁臺柱，高掛彩聯，金邊窩絨子，對云：

為友報仇，義氣堪誇拳伏虎；與人泄憤，雄心可羨足降龍。

擺設威武，到第三日大早，錦綸堂通行，東西兩家首事眾人，齊集會館，請牛化蛟裝束，只見他頭戴軟巾包頭，辮盤在內，仍用縐紗包裹。身穿軟甲，內藏護心銅鏡，腰束縐紗花紅帶，腳登班尖鐵咀靴，生得面闊皮粗眉重，一把鬚鬚，眼露凶光，身高八尺五寸，腰圓背厚，兩臂有數百斤氣力，分威武。用轎抬著，一路連燒串炮，手下徒弟都是全身裝束，機房中人約有千餘，簇擁來到臺上。是日因已預先標貼，四方來看比武之人極多，將廟前空地站得擁擠不堪。牛化蛟分撥隨來眾人及徒弟立在一旁以便接應。自己立在臺中，向臺下各人道：「某因路見不平，為友出力，誰是胡惠乾？請上臺來。」只見人叢中有一青俊少年，縱身撲上臺來。

牛化蛟看這人並無裝束，頭戴黑緞小帽，身穿三藍縐紗夾長衫，上罩天青緞的馬褂，足踏單梁緞鞋，身高八尺，生得眉目清秀，面白唇紅，分風雅。牛化蛟隨拱手道：「來者果是胡惠乾否？」胡惠乾答道：「然也，你就是牛化蛟乎？先聽我一言，且並未退。」化蛟道：「你且講來。」胡惠乾答道：「我與閣下天各一方，素未謀面，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，今者錦綸堂機房中人與某有殺父之仇，性命險遭毒手，幸友人救活，力學多年，以圖報復。縣主訪察屬實，且憐有我，況汝師馮道德乃吾至善禪師弟，彼此同門，均有手足之情，何苦貪人錢財，替人出力，同道相殘。若聽我良言，免傷和氣，一經動手，拳腳無情，悔之無及。」

牛化蛟見他以言相勸，必是工夫不及，隨答道：「據汝所云就是報仇泄憤，須將行兇之人除卻便罷，豈有該業之人都是冤仇之理？當日因傷致命，汝父一人，汝已棍死一三命，傷者不計。天下報仇，果有如是之慘毒者乎？汝若知吾厲害，快到錦綸堂中自認不是，叩頭賠罪，代各亡友開喪弔孝，從厚安葬，此後遠走他方，不許在此滋事。如是尚可看至善；二師伯情面，饒汝性命。不聽我言，休想得活！」

胡錦乾大怒，喝道：「你死期到了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闖進來。」隨將外罩衣服卸了，用手將辮挽好，把手中湖縐紗巾紮緊，內穿藍綢捆身，腰間已經束好荷蘭縐紗帶，兩手將袖一卷，大叫：「牛化蛟，我來取汝性命！」雙手一展，用一個騎虎鑽心勢，撲將過去，牛化蛟趁勢用一路解法名為銀龍探爪，將右手盡力一撥，擋開他鑽心掌，左手五指望著胡惠乾右脅插將過來。胡惠乾縱身躲過，兩手揮開四平拳，排開八字腳，一來一往，可比蛟龍出海一般，打在一團，一個想與父報仇，一個欲與泄憤，彼此

皆是名門高弟，武藝精通，從辰時至未刻，不分勝敗。正是：

棋逢敵手分高下，將遇良村各顯能。

臺下之人，及隨來之眾都看得呆了，初時還見他二人拳腳相迎，後來只見拳快如風，腳急如雨，眾人齊聲喝采。洪熙官帶領各師兄弟及手下徒弟，暗藏器械站立臺前，以防有人暗算，預備救應，關照留心。而且牛化蛟身材雄偉貌狀凶狠，胡惠乾文弱，恐非其敵。後來見胡惠乾迎敵，所用拳法工夫，與師父差不甚遠，比自己所學較勝。因他數年苦煉，堅心盡力，竟得其妙。怪不得師父偏愛，盡傳秘授。今日看來，若非惠乾身輕，借力取巧，論氣力斷打化蛟不過，不知如何能勝化蛟，將他打死，及呂英布前來報仇。正是：

化蛟只為貪財禮，蝴蝶掌中把命傾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